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四十一回 放命星以假混真 進秦營弄巧反拙

話說南極子到了西門，要往哪裡？只見當先一員神將，三頭六臂，腳踏鳳火二輪，手持火尖槍，正是哪吒，攔住去路，口稱：「掌教上仙，休得走吾神的汛地，奉五雷真人法旨，在此威鎮西門，恐防走脫了孫臏，不能徇情。」南極陪笑，口稱「上神聽我一言，我出家人此來，原非為救孫臏而來，不過到陣中看看方向如何，要與五雷真人講明說和，乞上神開一條路徑。等我出家人進去走走。」哪吒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上仙進陣，總要小心。」說罷，就讓開大路，南極子就催鹿進陣，舉目一看，只見門門有將，處處有神，五斗三才，九曜二十八宿，各按次位，凶星惡宿，密布四方，電母推閃，雷鼓高聲振耳，南極子看罷，心中駭異：「此陣果然利害。」忙催梅花鹿，來至中央法台前，看見孫臏坐在青牛旁邊，用杏黃旗裹住身軀，金光開放，空中的雷就打不下來。孫臏只是如醉如癡，不省人事。南極子叫了兩三下，不見答應。南極仙翁說聲「不好了，看這光景，好似失去了魂魄一般。」忙把峨嵋扇舉將起來，望著孫臏扇了一次。孫臏正在昏睡之中，猛然驚醒，睜眼一看，見了南極仙翁，心下慘然。口稱「祖師，弟子困在此陣中，只道今生難以脫逃，不意法駕早臨，真似枯木逢春。懇求大發慈悲。弟子若得出陣，這再生之恩，沒齒難忘。」南極仙翁說道：「你既有杏黃旗護體，為何這等昏迷失智？」孫臏說道：「祖師爺有所不知，只因杏黃旗護體，五雷不能傷身。毛奔又將弟子本命星拘來，壓在五雷塔之下，外邊又立一桿落魄幡，將弟子年庚日月寫在幡下，每日按子午酉三個時辰，就遭雷部轟擊了一次，弟子就昏迷一次，是以神不定舍，氣不接元，精不固體，失此元神，命難逃了。」南極仙翁道：「你進陣幾日了？」孫臏答道：「已進陣五日了。」南極子安慰道：「你不須害怕，我既然下山，自然設法救你。你師父共師叔俱在東齊，又有白猿與東方朔相助，豈怕毛奔小輩。」不表南極子在陣中敘話，且說毛奔敗回秦營，心中暗想：「王禪兄弟雖然下山，要救孫臏萬萬不能。他已經進陣五日了，再過得兩日就難逃了，若有人進陣者，管教他五雷轟頂。」看看天色已交申未酉初時候，連忙提杖跨鹿，出離秦營，在西北乾地進了陣門，上了中央法台。心中暗想，不覺至台前站住，往下觀看。只見孫臏頂門的金蓮未散，和一個老道士講話。毛奔大驚道：「什麼人膽大包天，敢偷進陣來，解救孫臏？」說罷，站在高阜之處，看得真切。只見那老道，頂帶黃巾，身服八卦仙衣，腰束黃龍絲條，手持龍頭拐杖，原是神仙領袖，掌教師尊。「罷了罷了，事到如此，不能不下毒手。這南極子是他自來送死了，若是進陣救脫了孫臏，有他無我，有我無他，我共他勢不兩立。說不得，與他見個高下。」說罷，就摘冠散髮，忙念咒語請神，打動令牌，連聲響亮，催動五雷。

只聽得空中雷聲迅烈，孫臏說聲：「不好，雷來了。」南極子仙翁聽見，忙催鹿便闖西門。毛奔在台上招呼道：「南極子，你往哪裡走，看五雷來擊你。」說猶未盡，梅花鹿頭前起一道電光，霹靂一聲響，劈將下來，南極子不慌不忙，滾下梅花鹿，用龍須扇往上一扇，五雷神將不敢動手，往旁邊一落，一聲響亮把個梅花鹿劈死，南極仙翁忙借電光，遁出西門，上了蘆棚坐下，心中大怒。王禪王教東方朔與白猿齊來問安，南極子把進陣擊死梅花鹿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王禪道：「這等利害，不知哪幾個仙神可以破得，待弟子前去請來。」白猿道：「三哥只有兩日的活命，哪裡還等去請人。依弟子的愚見，不如先進陣去，把三哥本命星放了，把落魄幡焚了，保定了三哥性命後，再定計破陣，就不難了。」南極仙翁道：「講得有理，只怕你不能進得陣去呀。」東方朔說道：「若說別人真去不得，惟是白猿可以去得。」南極子道：「如何他去得？」

東方朔道：「貧道想出一計，這些神將，都怕齊天大聖。如今大聖雖然壓在五行山下，白猿的模樣與大聖差不多，只須假變大聖闖入陣中，哪個神將敢上前阻擋。要放開本命星，燒了落魄幡，就容易了。」南極仙翁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白猿道：「等我變來，試看象他不像。」白猿落下蘆棚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白猿搖身一變，卻也靈應，只見他頭帶鎖天帽，身穿虎皮裙，腳踏雲履，腰束虎筋條，果然火眼金睛，手執金箍鐵棒。雖籍變化玄功，卻也一毫不差。白猿變了大聖，走上蘆棚，眾人一見大喜，南極仙翁說道：「變得好，果然與他一樣。你把我的龍須扇帶進陣中去，到落魄幡下，將孫臏的本命星托在扇上，出了天羅，直七十二丈高，然後將孫臏本命星往上一送，帶扇三扇，送他歸位，不可遲誤。」

白猿接過扇來，駕起金光，到了秦營五雷陣中。看見四方八面都有神將把守。假大聖手執金箍棒，一聲大喝：「你等這些毛神，在此作何勾當！」守天羅的丁甲、監察伽藍等神看見時，叫聲苦道：「猴兒來了！」連忙控身，口尊「大聖，小神等乃是奉五雷真人法旨，支架天羅，有失迎接，伏乞恕罪。」假大聖怒道：「好毛神，都該打死，豈不知這真人是老孫的好朋友，我在五行山下，聞得孫臏被困，一怒之間，攢了出來，特來解救。快些開天羅，不然一個個都要打死！」眾神只當是真大聖，個個害怕，一齊說道：「大聖不須動怒，我等願開天羅，請大聖進陣。」白猿道：「快些開來。」眾神不敢怠慢，七手八腳就把天羅開放。白猿大喜，忙跳落陣中。早驚動陣內眾神，齊聲道：「不好了，反天宮的又來了！」嚇得五斗三曹，膽戰心驚，九曜星官避退，二十八宿躲藏，五雷四帥側目，不敢仰視，任從假大聖在陣中橫衝直撞，無人敢擋。白猿心中暗喜，果然老孫名不虛傳！白猿手執金箍鐵棒，來至中央法台，只見孫臏垂頭喪氣，坐在青牛之旁，沉香拐杖放在身邊，心中慘切。邁步上前，口稱：「三哥我來了。」孫臏聞言，睜眼一看，心內明白，不覺十分歡喜。點頭尊聲：「大聖，我孫臏有何德能，敢勞重恩，遠來搭救。」白猿忙上前行一步，附耳低音，口稱「三哥我是白猿，我知道大聖三反天宮，諸神畏懼，故此變化到此，要釋三哥的本命星，若是眾神參透，就活不成了。」孫臏聞言，將頭點了兩點道：「難為賢弟費心，屢蒙獲救，生死難定。」白猿道：「三哥不須多言，留神坐著，等我偷放你的本命星，就勿妨了。」孫臏道：「有累賢弟，感恩不盡。」白猿即忙邁步上前，來至落魄幡下。只見那幡上寫著，就是孫臏的時辰八字，年月日時，觀看未完，早來了一位神聖，十分高大，青面獠牙，兇惡無比。白猿用手中金箍棒一指道：「什麼毛神在此。」且說此人不是別人，乃是紂王之臣，封神之時，他在界牌關為將，姓餘名化，他在關門外立下迷魂幡，擋住姜子牙發兵，被楊任所傷，封神榜上無名，後來五帝封他為馬王之職。因大聖鬧天宮之時，他未曾得位，故此認不得大聖。這時候在此看守落魄幡，奉毛奔法旨所差，豈有到來不問明白之理。故此一聲大喊：「你是何人，快些閃開。」

白猿聞言大怒道：「吾乃齊天大聖便是。」那神聞言著驚，方才知是水簾洞的猴王，連忙陪笑道：「小神乃北直幽州管轄天下的坐驢馬王職守，奉五雷真人遣來守幡，不知大聖前來，有失迎接。」假大聖聞聽，將火眼一睜，喝道：「與我退後。」馬神害怕，嚇得倒退數十丈。白猿便伸手把落魄幡摘下來，扯得粉碎，身邊忙取出火種來，引著了火，立刻將幡燒燬。馬王驚慌道：「大聖燒了此幡，五雷真人見怪，小臣怎麼交代。」白猿道：「不必怕他，他若問你，就說老孫到來燒了。」言罷，轉將下來。忽然看見李長庚，白猿道：「金星到此何干？」太白金星道：「我聞大聖壓在五行山上，怎麼出採了？」白猿道：「老孫自有的神通，我的手段，哪個不知，今我解救孫臏，放他的本命星歸位。」金星回道：「此乃毛奔道拘來，壓在此處，令老漢監守，怎麼放得。」白猿聞言怒道：「好老兒，我要放他的本命星，你敢不依從麼？豈不知老孫的姓，原是我一家，他今有難，我來解救，快些閃開。如若多言，我的金箍棒是不會認得的。」金星聞言，忙張無措，連稱：「大聖不須動怒，任憑放開便了。」白猿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且退後。」

金星無奈，閃在一旁。白猿走到跟前，將缸上神塔挪開，缸缸上的黑網揭開了，輕輕將本命星扶起，用龍須扇托住，腳駕祥光，出了天羅，直上了足有七十二丈高，雙手托著龍須扇，往上一放，那本命星滴流流起在空中。白猿將扇子向上連扇三下，就同歸本位。看官須知道，為人要知進退，白猿假變假大聖，闖進陣去，把那些天神天將嚇退，放回本命星，燒了落魄幡，這就是萬分僥倖。原來他又偏不足，又要到秦營去哄毛奔，教他撤陣，把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記了。

閒話少講，且說白猿，手提著一根金箍棒，倒象真大聖一般，刷的一聲，落在秦營，守門的軍兵見空中落下一人，此人生得奇形奇相，個個著忙，一齊喊道：「你是何方妖魔鬼怪，休往前走，仔細看我放箭。」白猿高聲大叫：「休要胡言，急速報，你說水

簾洞大反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。」眾兵聞聽，忙走到營內跪倒稟道：「國師老爺，營門外空中落下一人，生得滿臉毛，雷公嘴，拿著碗口粗細的一條兵器，自稱是水簾洞大反天宮的齊天大聖，乞令定奪。」毛奔聞聽，望著始皇道：「聖主的洪福齊天，這大聖貧道雖不認得，也曾聽見海潮祖師說過他的出身，平生的利害，他本是天生石猴，自修自練，不服三教管束，鬧東海，得了金箍棒，在花果山上獨稱霸王，玉帝欽召上天，封為弼馬溫，只因酒醉亂了蟠桃勝會，殺敗十萬天兵，大反天宮，多虧西方如來佛祖，把他壓在五行山下。今日被他逃了出來，必然來助西秦，可喜可喜。」始皇龍心大悅，傳旨大開營門，率領文武同著毛奔出來迎接。孫大聖迎上金頂大帳，秉正坐下。始皇旁坐相陪，毛奔與金子陵分立兩旁。假大聖對始皇道：「老孫此來，有一言奉告，不知聖皇依從否？」始皇道：「若能做得，無有不依。」白猿道：「燕人孫臧，乃是老孫同姓故族，只因他困在陣中，老孫聞知，跳落雲頭，前來解救。你若知時勢，好好收兵撤陣，放出孫臧，萬事全休。若是遲誤，莫能老孫粗魯。」始皇嚇得啞口無言。毛奔聞言，暗想道：「孫臧乃是燕丹公主所生，這猴王乃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一塊神石，受日月精華產出來的，怎麼與老孫是一家？難道是假的不成？這事倒糊塗，未知真假。若是撤陣，難報一拐之仇；若違他言語，恐得罪了猴王，當受不起。」左右為難，忽然省悟：「我如今奏知始皇，設宴款待，將他留住，等我將他算算，真真假假，乃得明白。」毛奔想罷，上前來口稱「大聖，待我明日收兵便了。吾皇可擺上宴來，與大聖聚飲三杯，貧道即去撤兵便了。」始皇忙傳旨擺宴。白猿道：「不必擺宴，看酒果來。」左右忙送上鮮菜、美酒、生果，白猿大喜，自在享用。這且不表。

卻說毛奔、金子陵轉下黃羅大帳，擺開香案，占卜金錢八卦，便知底裡。心中大怒道：「可恨白猿，膽大包天，假裝大聖，闖進陣中，放去孫臧本命星，又來營中欺騙，其實可惡。事不宜遲，我二人各帶寶劍二把，將他拿來，再做道理。」金子陵道：「怕他走了，可將捆仙繩帶在身旁，暗傳軍令，大小將官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準備動手拿人。」毛奔、金子陵佈置停當，忙上大帳，見白猿端正坐著，用手來拿果吃。不知金毛二人搶步上前，各掣出寶劍，大喝一聲：「好大膽的白猿，怎敢假裝大聖，擅進軍營，希圖欺騙。你往那裡走。」白猿說聲「不好，被這廝參透了。」雙拳難敵他四手，就在盤龍交椅上兩腳一蹬，騰空而起。毛奔忙將捆仙繩往上一撩，喝聲道疾，一道金光，那白猿捆住，跌落塵埃。始皇大喜問道：「毛真人，怎麼就知他是假大聖？」毛奔將占算的原故，細說一遍。始皇道：「現今如何發落？」毛奔道：「他已有半仙之功，赴過蟠桃大會，有王母的六字真言在身，不便傷他性命，可將海麻皮，將他琵琶骨穿了鎖住，打入木籠，等待孫臧死了之後，請我家祖師下山發落便了。」當時金子陵動手，依著毛奔言語，將白猿打入木籠，推進後營，著數名軍士看守。始皇擺宴與毛奔慶功，不再言表。

且說南極子坐在蘆棚之內，一陣心血來潮，掐指一算，就知其情，口中歎氣。東方朔道：「老祖為何以愁眉？」南極子道：「道友，原來你不知，白猿方才進陣，偷放了本命星，燒了幡，已救好了。他貪心不足，又去秦營與始皇講和，卻被毛奔占算出來，用捆仙繩拿住，打入木籠。如今孫臧未曾救出，又留了白猿，我的顏面無光了。」東方朔聞言，大笑道：「老祖且請寬心，不是貧道誇海口，要救白猿，包在我身上。」南極子大喜道：「仗著道兄法力。」東方朔道：「當得效力。」

言罷拜辭，即下蘆棚。兩腳一蹬，去得無影無蹤。度出臨淄，偷進秦營。打懷中取出一件寶貝，一指長，半指寬，兩頭尖，青青綠綠的一張桃葉，在蟠桃院中取來。這桃葉用八九玄功，採取日月精華，煉製成功，冬夏長青，永不枯焦，拿在手中，就如隱了身形，人不看見，此寶名為桃葉渡。毛遂有隱身草，仗著此寶貝偷東摸西，靜中取物。海外神仙，俱多害怕。將他做了領袖，又起個混名，叫做賽毛遂。當時東方朔拿著桃葉渡，隱進秦營。黃昏時候，營中點得燈火輝煌，忙步上金頂黃羅帳前，看見始皇，同著毛奔、金子陵在大帳上歡呼暢飲，君臣慶功。心中暗想：「望他們飲酒無益，不如前去放白猿出來要緊。」徐徐轉身下帳，向東而走。只見一座小小的營寨，有四五個小軍，坐在門首閒談講論。這個道：「我們毛真人，果然好手段，怎麼把個白猿就拿住了。」那個說：「拿是拿住了，捆在後帳，只怕睡著，恐防他走了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未曾派著我們，算是造化。」內中又有一個道：「這時候，真人還不回來，論他吃慶功酒還早呀。」東方朔句句聽聞明白，滿心歡喜。忙隱身入了毛奔寨中。看看並無一人，點得燈燭輝煌，正中間擺著一張紅漆椅子，香花燈燭，供獻一個黃黃的包袱，旁放著一個蒲團，蒲團兩邊一邊是茶條杖，一邊是把寶劍，乃是毛奔所坐的地方。東方朔暗道：「這包袱裡頭是什麼東西？」伸手拿起來，打開一看，是兩本書。書面上有四個大字，寫著「五雷神書。」看罷，喜之不盡，猶如斗大明珠落在掌中。就把神書放在懷裡，移步要走。心中又想：「我偷了神書，毛奔回來不見了神書，豈不將小軍責罪，待我親寫明白，免得把守軍士責罪。」即吟四句詩放在桌上：

毛奔道大廣神通，
五雷兵書在帳中。
待等方朔來觀看，
陣法計謀任用功。